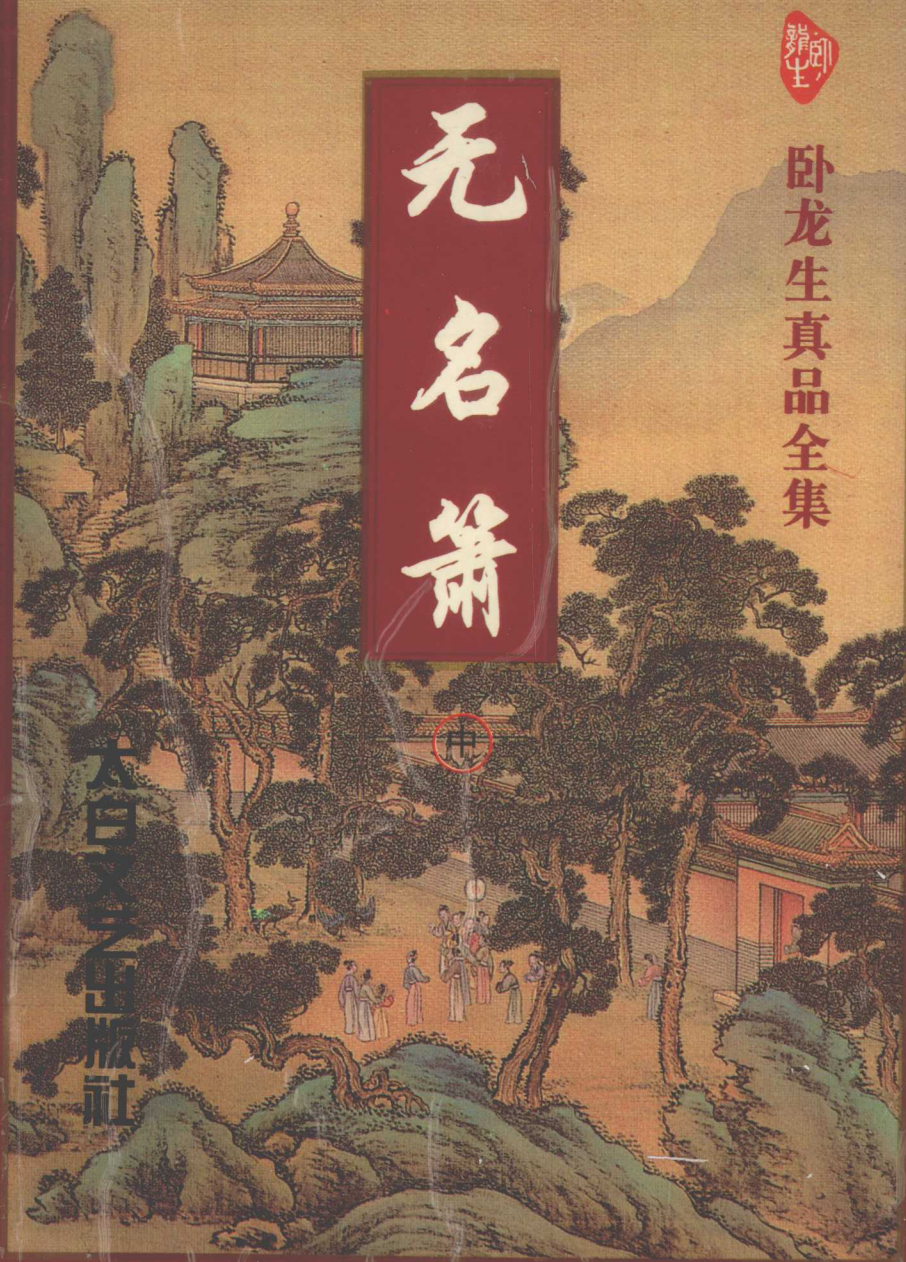




卧龙生真品全集

无名箫

太田文吉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无名箫

中

(台湾)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十三回	黑林秘审	(441)
第十四回	红衣女童	(463)
第十五回	尔虞我诈	(499)
第十六回	各逞心机	(533)
第十七回	绝处逢生	(567)
第十八回	黑衣卫队	(597)
第十九回	魔手血河阵	(632)
第二十回	荒原血战	(666)
第二十一回	武当孽徒	(718)
第二十二回	太极慧剑	(754)
第二十三回	较技八阵图	(785)
第二十四回	滚龙王后	(804)
第二十五回	力挫强敌	(843)

第十三回 黑林秘审

这是一座深广的宅院，进了那门楼之后，就是一座广大的花园。

花色夺目，香风拂面。

一条白石小径，绕着丛花而入。欧阳统带领铁木、凡木、费公亮等人，押带着青衣女来到了这座花园之中，缓缓举步，当先而行，沿着那小径而进。

铁木低声对凡木道：“这地方不似平常所在，咱们不能坏了人家的规矩。”

凡木点点头道：“师兄放心。”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哪里来这多臭规矩。”

铁木轻轻一皱眉头，暗道：“欧阳统乃一帮之主的身份，对我这等谦和，已是十分难得了。费公亮这般出口伤他，只怕要激怒于他。”但自己又不能出言喝止费公亮，心中空自焦急。

忖思之间，到了一所花厅前面。

欧阳统举步登上四层石级，回头抱拳说道：“诸位请上来吧！”

铁木举步而上，一面留神打量四周的景物，这座花厅的四周种满了花树，孤零零的建筑在一所八九亩大小的花园正中，心中甚感奇怪，暗暗忖道：“这地方奇怪、神秘兼有之，实叫人无法猜出是个什么所在。”

欧阳统指指花厅中的桌椅笑道：“诸位随便坐吧！”

花厅中的桌椅上，纤尘不染似是经常有人打扫。铁木大师欠

身落坐，问道：“帮主就在这花厅中审讯此女吗？”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此处岂是审讯人的地方，何况他们援手已到，久寻不着或会找到此处。”费公亮一语不发，但目光却不停的四处投视，似是要把四周一草一木的位置，都深深的记在心中。

一向甚少说话的凡木大师，突然合掌问道：“此地气派非凡，单是这一座花园，就如此广大，想来定非普通所在了？”

欧阳统笑道：“大师料事如神，兄弟今天要替诸位引见一位在武林久负盛名的高人……”

话未完，眼前人影闪动，花丛中急步走过来一位青衣小婢。

铁木、凡木、费公亮等的目光，一齐投注在那小婢身上，看她步履如风，倏忽间已登上花厅。

她似是和欧阳统十分熟悉，欠身一礼，笑道：“主人请诸位后面待茶。”

欧阳统笑道：“劳驾了。”当先站起身子。

那青衣小婢道：“恕我先走一步，替诸位带路了。”步出花厅缓步向花木丛中走去。

这座广大的花园，虽然花木繁盛，但却幽静得使人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除了这座花厅之外，再也看不到一间房屋。

铁木大师等齐齐站起身子，鱼贯相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

这时，他们心中的好奇，尤胜过心中的恐惧。

只见那青衣小婢在花丛绕行一阵后，突然折转一片密茂的花林中。

欧阳统当先而行，步入那茂密的花丛之中。

铁木大师等紧随步入。

这茂密的花林之中，竟然有一道宽窄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

那青衣小婢走约丈余左右，在一丛花前停了下来，探手进去

一抓，丛花旁突然启了一个小圆门来。

铁木大师暗暗忖道：原来他们住在地下，难怪看不到房屋了。

那青衣小婢也不谦让，当先一闪身，钻入洞中。

铁木大师一皱眉头，道：“欧阳帮主，咱们也要钻入这个洞中吗？”

欧阳统道：“里面地势广大，决不致让老禅师有气闷之感。”身子一晃，紧随而入。

铁木大师略一犹豫，低头而入。

洞中是一道级梯，直向下面行去。

费公亮冷冷说道：“这和进地狱，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阳统连番受费公亮的讥讽，不觉之间，也动了怒意，回头说道：“这地方并非我们穷家帮所管辖，费兄如果不愿进来，尽管请便。”

费公亮身子一侧，突然冲了过来，道：“既非你们穷家帮的地方，在下来去，用不着帮主费心。”

铁木大师左手还挟着那素衣少女，右手轻轻在费公亮背上拍了一掌，道：“费兄请忍耐一二如何？”

费公亮大概是树敌太多，对铁木相劝之言，倒是忍了下去。

几人走了一段时间，突然又觉向上走去。铁木、凡木都不禁动了疑心，相互瞧了一眼，但却不好追问。

忽然觉着眼前一亮，耳际间响起那青衣小婢的声音道：“到了，诸位请上去吧！”

群豪出了特制的木门之后，不禁看得一呆。

原来眼前是一座三间大小的茅屋，四周古柏环绕，屋中陈设简单至极，一个八仙桌外，就是几条大凳子。

由屋中向外看去，绿荫森森，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

靠后壁有一扇支起的窗子，费公亮突然大步走了过去，正待

探头向外看看，忽听砰然一声，那支起的窗子，竟然合了起来，耳际间传过来一个柔细的声音，道：“君子自重，偷看人家院中的景物，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费公亮转头望去，只见壁角处，坐着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妪，双目微闭，神色间十分肃然。

铁木大师忽然觉着情势有点不对，低声问欧阳统道：“欧阳帮主，此是何意？”欧阳统微微一笑，道：“大师不用惊慌，在下决无加害诸位之心。”

费公亮忿怒地望了那老妪一眼，冷冷对欧阳统道：“兄弟这一生中，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欧阳帮主如想要什么花枪，那可是白费心机。”

欧阳统笑道：“费大侠太多疑了，兄弟带诸位到此地，只不过想查明一件事情而已，借诸位一壮声势，但决无二心……”

铁木道：“既是如此，欧阳帮主大可不再保持神秘……”

欧阳统正容接道：“咱们既被接入此地，还怕人不肯接见咱们么？诸位请稍为按捺一下性子，不出一盏热茶工夫，定然有人出面……”

话还未完，忽闻佩环叮咚，茅屋大门，呀然大开。

四个彩衣妇人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

费公亮目光一惊，只见四人都是三十上下的年纪，不禁一皱眉头，暗暗忖道：这些半老徐娘，一个个都打扮的这等花枝招展，不知是何用心？

原来那四个彩衣女人，八道眼神，一直盯注在他的身上，看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重重的咳了一声，闭上双目。

四个彩衣女人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一脸整色，规规矩矩的站在一侧。

凡木大师用手肘轻轻一触欧阳统，低声说道：“这是什么地

方，咱们见的是什么人？”

欧阳统还未来得及答话，室门外步履声响，香风拂动中，一个中年妇人款步而入。

费公亮转头望去，只见来人年约四十上下，但却有一种绰约动人的风韵，她也许不算美，但妖娆妩媚，全身散飘着一股子使人着迷的诱惑

她优美的举起右手，理理满头秀发，说道：“什么风吹来欧阳帮主，三年岁月，你居然还记得我，也算得有心人了。”

欧阳统拱拱手，说道：“屈指数岁月，三月前你已坐关期满，因此专程来访，登门求教，顺便替你引见几位武林高手。这两位高僧乃少林寺铁木、凡木大师。”

那中年妇人媚眼流转，打量了铁木、凡木、费公亮一眼，笑道：“寡居三十年，早该再嫁，但舍不了这一片偌大家产，只怕有负帮主雅意了……”

铁木单掌当胸，道：“阿弥陀佛，和尚出家了，不惯言笑。”

欧阳统接道：“这两位高僧是少林寺铁木、凡木大师。”

那妇人目光突然移注在铁木手提的素衣女身上，微笑道：“两位大师德高望重，小妇人闻名久矣！”

欧阳统回目望着费公亮道：“这位是黄山费大侠，纵横武林数十年，盛名不衰。”

那妇人突然咯咯一笑，道：“今日来人，个个身份尊高，算上你欧阳帮主，无一不和我们门当户对，取舍之间，实叫人左右为难了。”

铁木大师长眉一皱，道：“女施主放尊重些，出家人非礼勿听……”

那中年妇人，眼球儿转了两转，笑接道：“先父留训，天下无难事，但怕有心人，佛门中讲究慈航善度，法施众生，你这位大师父，倒偏是铁石心肠啊！”说完，嫣然一笑，风情万种。

铁木大师庄肃的脸上，突然泛起两朵红晕，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那美妇目睹铁木大师的神情，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

欧阳统一皱眉头，说道：“铁木、凡木大师乃有道高僧，素不和人言笑，你这等放荡形骸，自是难怪他们看你不惯。”

那中年妇人笑声突然停止，一整脸色，对身侧四个女人喝道：“客人站了许久，连个座也不知让吗？”

四个彩衣妇人，急急的奔了过去，移了四张木凳放在几人身后。

欧阳统首先坐了下去，环视了四周一眼，指着铁木大师手中那素衣女便道：“这位姑娘，夫人可认识吗？”

两个少林寺高僧，和费公亮，听得欧阳统的话，才似突然了解他此来之意，不禁心中一畅，齐齐坐了下去。

那中年妇人，仔细地望了素衣少女一阵，摇摇头说道：“不认识。”

欧阳统肃然说道：“夫人请仔细辨认一下，如果要相识就说相识，且莫一口否认……”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此女一身武功十分惊人，因此使在下联想起夫人。”

那中年妇人目光，又投注那素衣少女脸上一阵，笑道：“你不用转弯抹角了，来意为何，干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免得大家都要多费心思。”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相访，有两件事情请教。”

他轻轻的咳了一声，望了那素衣少女一眼接道：“此女和敝帮冲突甚烈，死伤了几十个人，事非不可，敝帮自然是不甘心轻轻放她过去……”

那妇人突然大声笑道：“但贵帮又不愿和我结仇，故而特来

相问一声？”

欧阳统道：“不错，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请教。”

那中年妇人道：“什么事？”

欧阳统道：“夫人关期已满，不知今后行处如何？”

那中年妇人，目光一掠铁木大师等，笑道：“你可是有意请我进你们穷家帮吗？”

欧阳统道：“如果夫人肯于屈就，敝帮欢迎至极。”

费公亮听他们话题一转，转到了入不入帮大题之上，不禁一皱眉头。

他这形态，自然是落到了欧阳统的眼中，那中年妇人，也已看到，忽然离座而起，拱手对欧阳统等说道：“帮主大驾亲临，入帮事容我再想几日，如无其他事情，我也不再多留几位了。”

欧阳统却微笑而起，道：“这位姑娘既和夫人无关，敝帮就自行办理了。”

那中年妇人忽然缓步向铁木大师走了过去，形势忽然间紧张起来。

铁木大师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镇静神情。

那妇人走近了铁木大师，嫣然一笑道：“大和尚可否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容我和她说几句话。”

铁木暗中忖道：我们有四人在此，纵然解开她的穴道，也不致被她逃走。

心念一转，举手拍活了那素衣少女的穴道。

凡木、费公亮各自向前跨了一步，防备那素衣少女借势逃走。

只有欧阳统静站在原地未动，他微微皱着眉头，似是正在用心想一件重大的事。

只见那素衣少女睁开了一双星目，左顾右盼一阵，缓慢坐起

身子。

她有着无比的沉着，举手理一理鬓边的秀发，冷冷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口气之中，仍有气使颐指的味道。

铁木、凡木两人修养极好，微微一笑，不理睬她，费公亮却冷哼一声，接道：“这不是闵家庄园，也不是双桅巨船，姑娘言语神情之间，最好要留心一点，免得自讨苦吃。”

那素衣少女狠狠地瞪了费公亮一眼，慢慢地站了起来，目光由欧阳统、铁木大师身上扫过，投注到那中年妇人身上，身子一颤，像是突然间遇见了什么惊心之事，受了一骇。

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好狡猾的丫头，看起来，你比我还会做作。”

费公亮右手一伸，疾向那素衣少女穴道上点去。

那素衣少女娇躯一侧，横向旁边让开，费公亮借势一个大转身，挡住了门口。

那中年妇人四顾一眼，冷冷喝道：“各位自重，最好不要在寒舍动手。”

欧阳统突然一耸双眉，目注那素衣少女沉着说道：“姑娘也别存逃走的打算，此时此地，只不过徒讨苦吃。”

那素衣少女眼珠儿转了两转，目光投注在中年妇人身上，说道：“你如肯助我脱出这一层危难，我以十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相谢。”

那中年妇人笑道：“明珠虽贵，总是有价之物，恕难应命。”

素衣少女道：“你心中想要什么？可能说得出来吗？”

那中年妇人道：“想要一件东西，只怕你不肯给我。”

素衣少女道：“只要我有，决不吝惜。”

中年妇人笑道：“我有位不肖的儿子，尚未娶妻，只要你能允作我们何家媳妇，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你了。”

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好吧！只不知你那儿子，有没有

福气讨我？”

那中年妇人道：“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你要多想想再答应我不迟。”

费公亮突然哈哈大笑一阵，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想不到是何家大嫂子？”

铁木大师道：“何寡妇？”

那中年妇人冷笑一声，道：“不错，何寡妇。”

铁木大师双掌一合，说道：“老衲在少林寺时，已听得何夫人的大名了。”

何寡妇淡淡一笑，道：“好说，好说，大师父过奖了，一个妇道人家，能谈上什么大名？”

她缓缓把目光由群豪脸上扫过，道：“这位姑娘，已答应作何家儿媳，诸位就请高抬贵手，放过她吧？”

欧阳统道：“在下登门拜访，不是替你送媳妇来，穷家帮伤死数十条命，哪个偿还？”

费公亮高声接道：“昔年何大哥在世之时，和在下交非泛泛，我们曾在黄山较技一日夜，彼此心折，结作知交，那时已听何大哥谈过嫂夫人，可惜一直无缘拜见，想不到今日竟得会晤。”

那中年妇人冷冷道：“会晤了又怎么样？你如真和先夫交谊深厚，今日就该出面替他的未亡人讲几句话。”

费公亮原来先攀交谊，再要她撒手不管今日之事，想不到何寡妇先发制人，倒打一钉耙，不禁为之一呆，半晌讲不出话。欧阳统正容说道：“何夫人，敝帮在你坐关三年中，不但未有惊扰，而且还派有专人相护，你能安安稳稳度过三年关期，敝帮对你帮助非浅……”

何寡妇轻声笑道：“这位姑娘答应委身以侍犬子，实出我意料之中，但话既然讲出了口，自是无法更改，还得请欧阳帮主海涵。”

欧阳统纵声大笑道：“如我不携此女拜访，令郎这生就不作娶妻的打算了吗？”

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事已如此，只有请诸位大量海涵了！”

铁木大师侧脸望了欧阳统一眼，道：“事已如箭在弦上，帮主也该早作裁决了！”

欧阳统目光转投到那中年妇人身上，肃容说道：“在下这次造访，一则相探，二来有心邀请，但却想不到造成这样一个使人为难的局面。”

何寡妇突然叹息一声，道：“犬子的缺憾和痛苦，帮主早已知道，如若帮主执意不肯原谅，也未免太作贱我这妇道人家了。”

那素衣少女一直在静静地听着几人谈话，听到那何寡妇说了儿子的缺憾和痛苦一句时，不禁心中一动，接道：“怎么？你的儿子是聋子，还是瞎子？”

欧阳统高声说道：“夫人的苦衷，在下十分同情，但此女关系实在太大，何况心狠手辣，竟能对生父下手，能弑父，自然也可以谋夫了！”

何寡妇：“有这等事？”

铁木大师道：“欧阳帮主之言，句句真实，而且那受害之人，还是武林中素孚众望的人物，距此不远的闵老英雄，想来女施主定也知道……”

欧阳统想阻止时，已来不及，铁木大师话已经说出了口。

何寡妇脸色一变，道：“敢情是那闵仲堂，老匹夫吗？”

铁木一怔道：“正是那昔年施恩江湖上五大门派高手闵老施主。”

何寡妇道：“哼！老匹夫。”回过脸去，望着那素衣少女，高声喝道：“你可是闵仲堂的女儿吗？”

那素衣女经过这一阵暗中调息，功力已经复元，望了何寡妇

一眼，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何寡妇脸上泛现出一股悲痛之情，道：“你那爹爹，外貌忠厚，内藏奸险……”

铁木一合掌道：“阿弥陀佛，闵老英雄，誉满江湖，对我们武林，厥功至伟，女施主纵然和他有什么过节，那是你们两家私人之事，这般的出口伤人，未免过份了。”

何寡妇突然一扬右手，呼的一声脆响，打了那素衣女子一个耳光。

那素衣女纹风不动，只冷冷地望了何寡妇一眼。

但那一眼之中，却含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凌，使人凛然生出寒意。

欧阳统突然向前跨大一步，肃容说道：“夫人既知此女来历，想必已打消讨作儿媳之心了？”

何寡妇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女既是谋害先父仇人的丫头，我也不能袖手不问轻轻放过她去。”

欧阳统道：“此女究竟是否真是闵老英雄的女儿，眼下还难确定，夫人如有兴致，不妨参与我们审讯此女。”

铁木大师心中一动，暗道：“欧阳统带我们来到此处，原来别具用心。”

只听何寡妇咯咯一笑道：“我这儿虽非铜墙铁壁，但如无人引进，决难有人寻到，诸位只管放心问吧！”

那素衣少女突然冷冷接道：“只怕未必见得。”

何寡妇怒道：“不信你就试试看吧！”

那素衣女目光流转，看室外林木阴森，这座茅室，似是盖在一片森林之中。

欧阳统突然一伸右手，说道：“姑娘先请把怀中短剑取出。”

素衣少女接道：“来路之上，我已留下暗记，二个时辰之内，定可有人寻来。”

何寡妇冷笑一声，接道：“我这黑林之中，道路繁杂，纵然是来过之人，我如不派人接引，也不敢擅自轻入。”

那素衣女人突然放声大笑道：“你们不信我的话，那就试试滚龙王的利害吧！”

欧阳统道：“姑娘在援手还未到达之前暂且不必高兴，如想少吃苦头，最好少逞血气之勇……”

他微微一顿道：“姑娘自信抵得了我们四人？”

那素衣女道：“如你们联手齐上，我自知非敌，但如一个个来，我可不致落败。”

费公亮冷哼一声，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儿，好大的口气。”

欧阳统却似胸有成竹的说道：“此时此地，我等不是和姑娘较技论武，姑娘也该放眼瞧瞧，目下已有对姑娘施刑之人。”

那素衣女缓缓探手入怀，摸出一柄短剑，笑道：“给哪一位？”

欧阳统道：“给我！”

素衣女道：“你要接好了。”慢慢把手中短剑送了过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短剑和欧阳统右手之上，因为没有人信，这素衣女会乖乖的把短剑交出。

眼看那短剑将要和欧阳统右手相触之时，素衣女忽然一翻手腕，登时化起了一片剑花。

欧阳统早已有准备，在那素衣女手腕挥动之际，他也同时飘身向后退去。

双方动作，均极快速，剑光闪动，欧阳统已退到三尺开外。

那素衣女一击未中，立时一侧娇躯，直向何寡妇身侧欺去。

何寡妇冷哼一声，骂道：“好啊！鬼丫头，你看老娘是省油灯吗？”喝骂之间，双掌已齐齐劈下。

那素衣女还没有欺近到何寡妇的身侧，已觉出一股强猛的潜力，直撞了过来，不禁心头一凛，暗道：“这老妖妇武功不弱。”

娇躯一晃，侧向左面卧去。

一前一后两股强劲的掌力，掠着她衣服而过，直向铁木大师冲去。

一则室中甚小，站了这样多人，已经行动不开，再者要自恃身份，不能随便让避，铁木大师只好僧袖一拂，准备硬接何寡妇的一击。

哪知何寡妇的功力，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一见那素衣女避开自己掌力，立时一收真气，把那击出的强猛潜力，收了回来。

就这一刹之间，那素衣女已挺身而出，手中短剑一挥，直刺过去。

何寡妇柳腰扭动，左脚斜斜向后退了一步，忽然一个大转身避开了一剑。

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关头，那素衣女哪里还容她避开剑势，玉腕一抖，如影随形，一连攻出了四五剑。

房中地势狭小，纵跃不开，那素衣女武功极为诡辣，灵巧，何寡妇吃她剑势罩住了几处大穴，一直无法摆脱得开。

素衣女诡奇的武功，不但使何寡妇为之惊奇不止，就是一侧观战的铁木、凡木、欧阳统和费公亮，也看的为之心惊，暗暗忖道：“如果她用这般灵动的身法，如影随形般，举剑罩住我的大穴，只怕我也摆脱不开。”

何寡妇空有一身功力，但因失去先机，各处致命处一直被那素衣女剑芒罩住，无法反击，只有凭藉那轻灵的闪避身法，在室中翻来转去。

铁木大师看那素衣女身法愈转愈见灵活，再有一阵工夫，何寡妇不屈服在对方威迫之下，定然要受伤，不禁一皱眉头。

欧阳统也看的有些惊心，暗暗忖道：此女武功确实不错，如果真的和自己动起手来，只怕不是一两百招内能够分出胜败。

那素衣女一面加速攻袭的剑势，一面低声对何寡妇说道：

“你如不想伤死在我的剑下，我自会替你留下颜面，再过百招，我就让你夺去短剑，任你生擒于我，但必须答应我，咱们这百招相搏，必须要支持一个时辰，在这段时间，你阻止他们出手助你。”

她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除了何寡妇外，其他之人都无法听到她说的什么。这一段话，对何寡妇，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着欧阳统和铁木大师众人之面，如果败在这素衣女的手中，受伤事小，丢脸事大，但目下情势显明，那素衣女诡奇的剑法，如影随形，如蛆附骨，始终罩住自己几处大穴，这数十招相搏之中，竟然无能摆脱，是以信心大减，略一忖思，也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答道：“百招相搏，只不过顿饭工夫左右，为什么要等一个时辰之久。”

素衣女道：“我估计一个时辰之内，援救我的人，可能已找上门来，故而提出一个时辰之约。”

何寡妇道：“如若他不来呢？”

素衣女道：“自然照样履行承诺之言。”

何寡妇道：“眼下的高手，都是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人物，难道他们就瞧不出来么？”

素衣女道：“只要咱们搏斗时，小心一些，各出全力，决不致被看出来！”

何寡妇道：“百招相搏，决然打不到一个时辰。”

素衣女道：“咱们尽量拖延，至少也要有半个时辰才行。”

何寡妇道：“好吧！我答应你。”

那素衣女道：“还有一件事情，如蒙答允，我可减少百招之约一半。”

何寡妇道：“什么事。”

素衣女道：“如果你能阻我受讯一个时辰，我可以减少五十招。”